

第四冊

家訓

嘉言鈔

附

大事記
榮衰錄

仿古字版

曾文正公家訓

世界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印刷

曾文正公全集（全四冊）

實價國幣二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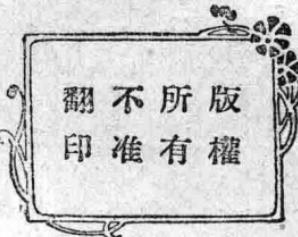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

發行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上海大連海路

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



合興

目次

諭紀鴻（勤儉自持習勞習苦）	一	諭紀澤（守家法及看文選）	一
諭紀澤（讀書寫字作文做人之道）	一	諭紀澤（宜通訓詁及詞章限定每月功課）	一
諭紀澤（讀書宜虛心涵泳切己體察）	二	諭紀澤（作文須珠圓玉潤）	一
諭紀澤（學詩學字之方法勉其雪己之三恥）	三	諭紀澤（戒舉止太輕勿積銀錢置田產）	五
諭紀澤（治經學賦習字之法）	四	諭紀澤紀鴻（言語舉止要穩重）	五
諭紀澤（研究天文學）	五	諭紀澤（飯後散步爲養生祕訣）	六
諭紀澤（宜繙閱校經書籍）	六	諭紀澤（論文之古雅雄奇）	六
諭紀澤（宜先看胡刻文選）	六	諭紀澤（從短處痛下工夫）	七
諭紀澤（宜勉盡愛敬之道）	六	諭紀澤（述古人之解經說經）	七
諭紀澤（寫字之法）	七	諭紀澤紀鴻（述須以勞字謙字爲重）	八
諭紀澤（書法之派別）	八	諭紀澤紀鴻（述軍情及自己志願與家教）	八
諭紀澤（讀書宜知所選擇）	九	諭紀澤（告軍情囑雇人種蔬）	九
諭紀澤（宜分類手鈔體面話頭）	一〇	諭紀澤（開闢菜園之法）	一〇
諭紀澤（尚書之真僞）	一〇	諭紀澤（學書須窺尋門徑）	一一
諭紀澤（看注疏及寫學法）	一一	諭紀澤（練習看讀寫作工夫）	一二
諭紀澤（早辦男女婚嫁事）	一二	諭紀澤（惟崇儉可以長久）	一二
諭紀澤（宜早起及有恆）	一二	諭紀澤（文字之本原及目錄分類之方法）	一三

諭紀澤（批示所作之凡例並囑女于歸勿奢）
俊（）

諭紀澤（胸次須博大活潑）	一四	諭紀澤（俟季葬再來皖營）	三四
諭紀澤（寄銀爲二女奩資）	一五	諭紀澤（論韓公五言詩）	三五
諭紀澤（述軍情）	一六	諭紀澤（勸妹柔順恭謹）	三五
諭紀澤（慰其煩勞及述軍情）	一六	諭紀澤（修石橋）	三六
諭紀澤（易以有恆及告軍事勝利）	一七	諭紀澤（學文須手鈔熟讀）	三七
諭紀澤（謂讀書可以變化氣質）	一七	諭紀澤（告軍情）	三七
諭紀澤（宜用心詞章之學）	一八	諭紀鴻（須得老成者同伴赴考）	三八
諭紀澤（當作書教誠袁壻）	一九	致十叔（盡力軍事）	三八
諭紀澤（衣食起居勿沾富貴習氣）	一九	諭紀鴻（嫁女不應戀母家）	三九
諭紀澤（宜時時哦詩作字）	三〇	諭紀澤（路上不可驚動官長）	四〇
諭紀澤（行氣爲文章要義）	三〇	寄紀瑞姪（勿忘先世之勤儉）	四〇
諭紀澤（士卒多病）	三一	諭紀澤（一切以勤謙二字爲主）	四〇
諭紀澤（述軍事在危急之際）	三一	諭紀澤（述僞忠王已就擒）	四一
諭紀澤（囑來營中省視）	三二	諭紀澤（試查封建考）	四二
諭紀澤（鑽研小學古義）	三二	諭紀鴻（已將洪秀全等正法）	四一
諭紀澤（心緒惡劣盼父子一敍）	三三		

諭紀澤（論四言詩）	三四	諭紀澤（候季葬再來皖營）	三四
諭紀鴻（嫁女不應戀母家）	三九	諭紀鴻（論韓公五言詩）	三五
諭紀鴻（勿忘先世之勤儉）	四〇	諭紀澤（勸妹柔順恭謹）	三五
致十叔（盡力軍事）	三八	諭紀澤（修石橋）	三六
寄紀瑞姪（勿忘先世之勤儉）	四〇	諭紀澤（學文須手鈔熟讀）	三七
諭紀澤（路上不可驚動官長）	四〇	諭紀澤（告軍情）	三七
諭紀澤（一切以勤謙二字爲主）	四〇	諭紀鴻（須得老成者同伴赴考）	三八
諭紀澤（述僞忠王已就擒）	四一	致十叔（盡力軍事）	三八
諭紀澤（試查封建考）	四二	諭紀鴻（嫁女不應戀母家）	三九
諭紀鴻（已將洪秀全等正法）	四一	諭紀澤（路上不可驚動官長）	四〇
		諭紀澤（一切以勤謙二字爲主）	四〇
		諭紀澤（述僞忠王已就擒）	四一
		諭紀澤（試查封建考）	四二
		諭紀鴻（已將洪秀全等正法）	四一

諭紀澤（述免造報銷）	四三	諭紀澤（請吳元甲作教師）	五一
諭紀鴻（以謙敬二字爲主）	四三	諭紀澤（曬臘月來徐省觀）	五一
諭紀澤紀鴻（以勤儉二字自惕）	四三	諭紀澤紀鴻（囑翻查會典）	五二
諭紀澤（夜飯不用葷菜）	四四	諭紀鴻（學字須用困知勉行工夫）	五三
諭紀澤紀鴻（領略古人文字意趣）	四四	諭紀鴻（講求八股試帖）	五三
諭紀澤紀鴻（告水災）	四五	諭紀澤（作字之法）	五四
諭紀澤（陳刻廿四史頗可愛）	四五	諭紀澤紀鴻（養生之法順其自然）	五四
諭紀澤紀鴻（作文氣勢須與揣摩並重）	四六	諭紀澤紀鴻（體會八德中之澤字與勤字）	五五
諭紀澤（服炒米醫脾虧勉閱書有恆）	四六	諭紀澤（稍留去思）	五五
諭紀澤紀鴻（女兒姻事成禮地點）	四七	諭紀澤紀鴻（苦心作詩文經策）	五五
諭紀澤（給位西先生作墓銘）	四八	諭紀澤紀鴻（專攻八股試帖）	五六
諭紀澤（取書物）	四八	諭紀澤紀鴻（宜從古文上用功）	五六
諭紀澤紀鴻（家眷回湘事）	四八	諭紀澤紀鴻（講求居家規模禮節）	五七
諭紀澤（知節嗇戒惱怒）	四九	諭紀澤紀鴻（既知保養却宜勤勞）	五七
諭紀澤（告徐州賊勢）	四九	諭紀澤紀鴻（讀史須作史論詠史詩）	五八
諭紀澤（鉤刻墓銘）	五〇	諭紀澤紀鴻（摺片不肯假手於人）	五八
諭紀澤紀鴻（荷花竹玩山水）	五〇	諭紀澤紀鴻（但有志氣可獎成之）	五八
諭紀澤（閱聰訓齋語於養身有益）	五〇	諭紀澤紀鴻（家中須講求蔬蔬）	五九
諭紀澤紀鴻（將去巡閱地勢）	五一		

諭紀鴻（讀古文古詩當認貌觀神）	五九
諭紀鴻（將進京陞見）	六〇
諭紀鴻（不復作官）	六〇
諭紀鴻（奏請開缺）	六一
諭紀鴻（勿慢近鄰）	六一
致歐陽夫人（當爲子孫榜樣）	六二

諭紀澤（書箱式樣）	六二
諭紀澤（告鴻兒出痘及述詩文趣味）	六三
諭紀澤（不宜妄生意氣）	六三
致歐陽夫人（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）	六四
諭紀澤紀鴻（示備不虞附二詩四課）	六四

曾文正公家訓

諭紀鴻（勤儉自持習勞習苦）

字諭紀鴻兒。家中之來營者。多稱爾舉止大方。余爲少慰。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。余不願爲大官。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。勤儉自持。習勞習苦。可以處樂。可以處約。此君子也。余服官二十年。不敢稍染官宦氣習。飲食起居。尙守寒素家風。極儉也可。略豐也可。太豐則我不敢也。

凡仕宦之家。由儉入奢易。由奢返儉難。爾年尙幼。切不可貪愛奢華。不可慣習懶惰。無論大家小家。士農工商。勤苦儉約。未有不興。驕奢倦怠。未有不敗。爾讀書寫字。不可間斷。早晨要早起。莫墜高曾祖考以來相傳之家風。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。爾之所知也。

凡富貴功名。皆有命定。半由人力。半由天事。惟學作聖賢。全由自己作主。不與天命相干涉。吾有志學爲聖賢。少時欠居敬工夫。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動。爾宜舉止端莊。言不妄發。則入德之基也。（咸豐六年九月廿九日）

諭紀澤（讀書寫字作文做人之道）

字諭紀澤兒。余此次出門。略載日記。即將日記封每次家信中。聞林文忠家書。即係如此辦法。

爾在省城。僅至丁左兩家。餘不輕出。足慰遠懷。

讀書之法。看讀寫作四者。每日不可缺一。看者。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。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。讀者。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。昭明文選。李杜韓蘇之詩。韓歐曾王之文。非高聲朗誦。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。非密詠恬吟。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。譬之富家居積。看書則在外貿易。獲利三倍者也。讀書則在家慎守。不經花費者也。譬之兵家戰爭。看書則攻城爭地。開拓土宇者也。讀書則深溝堅壘。得地能守者也。看書與子夏之「日知所亡」相近。讀書與「無忘所能」相近。二者不可偏廢。

至於寫字。真行篆隸。爾頗好之。切不可間斷一日。既要求好。又要求快。余生平因作字遲鈍。吃虧不少。爾須力求敏捷。每日能作楷書一萬。則幾矣。

至於作詩文。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。過三十後。則長進極難。作四書文。作試帖詩。作律賦。作古今體詩。作古文。作駢體文。數者不可不一一講求。一一試爲之。少年不可怕醜。須有「狂者進取」之趣。此時不試爲之。則後此彌不肯爲矣。

至於作人之道。聖賢千言萬語。大抵不外「敬恕」二字。仲弓問仁一章。言敬恕最爲親切。自此以外。如「立」。則見其參於前也。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。「君子無衆寡。無小大。無敢慢。」斯爲「泰而不驕」。「正其衣冠。儼然人望而畏。」斯爲「威而不猛」。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。孔言「欲立立人。欲達達人。」孟言「行有不得。反求諸己。」「以仁存心。以禮存心。」「有終身之憂。無一朝之患。」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。爾心境明白。「恕」字或易著力。「敬」字則宜勉強行之。此立德之基。不可不謹。

科場在卽。亦宜保養身體。余在外平安。不多及。再此次日記封入澄侯叔函中。寄至家矣。余自十二至湖口。十九夜五更開船。晉江西省。廿一申刻卽至章門。餘不多及。又示。(咸豐八年七月廿一日)

諭紀澤(讀書宜虛心涵泳切己體察)

字諭紀澤。八月一日。劉會撰來營。接爾第二號信。並薛曉帆信。得悉家中母子平安。至以爲慰。汝讀四書。無甚心得。由不能「虛心涵泳。切己體察」。朱子教人讀書之法。此二語爲精當。爾現讀離婁。卽如離婁首章「上無道揆。下無法守。」我往年讀之。亦無甚警惕。近歲在外辦事。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。下之人必守乎法。若人人以道揆自許。從心而不從法。則下凌上矣。愛人不親章。往年讀之。不甚親切。近歲閱歷日久。乃知治人不治者。智不足也。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。

「涵泳」二字。最不易識。余嘗以意測之。曰涵者。如春雨之潤花。如清渠之溉稻。雨之潤花。過小則難透。過大則

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。清渠之溉稻。過小則枯槁。過多則傷澆。適中則涵養而勃興。泳者如魚之游水。如人之濯足。程子謂「魚躍於淵。活潑灑地。」莊子言「濠梁觀魚。安知非樂。」此魚水之快也。左太冲有「濯足萬里流」之句。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。有浴罷詩。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。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。而視此心如花。如稻如魚。如濯足。則「涵泳」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。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。却不能深入。可就朱子「涵泳」「體察」二語悉心求之。

鄒叔明新刊地圖甚好。余寄書左季翁。託購致十副。爾收得後。可好藏之。薛曉帆銀百兩。宜璧還。余有復信。可并交季翁也。此囑。(咸豐八年八月初三日)

諭紀澤(學詩學字之方法勉其雪已之三恥)

字諭紀澤。十九日曾六來營。接爾初七日第五號家信。並詩一首。具悉。次日入闈。考具皆齊矣。此時計已出闈還家。

余於初八日至河口。本擬由鉛山入閩。進擣崇安。已拜疏矣。光澤之賊竄擾江西。連陷廬溪金溪安仁三縣。即在安仁屯踞。十四日派張凱章往剿。十五日余亦回駐弋陽。待安仁破滅後。余乃由濂溪雲際關入閩也。

爾七古詩氣清而詞亦穩。余閱之忻慰。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。余所選鈔五古九家。七古六家。聲調皆極鏗鏘。耐人百讀不厭。余所未鈔者。如左太冲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。鮑明遠高達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。聲調亦清越異常。爾欲作五古七古。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。先之以高聲朗誦。以昌其氣。繼之以密詠恬吟。以玩其味。二者並進。使古人之聲調。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。則下筆爲詩時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。詩成自讀之。亦自覺琅琅可誦。引出一種興會來。古人云「新詩改罷自長吟。」又云「熲詩未就且長吟。」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。蓋有字句之詩。人籟也。無字句之詩。天籟也。解此者。能使天籟人籟湊拍而成。則於詩之道。思過半矣。

爾好寫字。是一好氣習。近日墨色不甚光潤。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。以後作字須講究墨色。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。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。固由臨池之勤。染翰之多所致。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。用墨之輕重疾徐。皆有精意運乎其間。故能使光氣常新也。

余生平有三恥。學問各途。皆略涉其涯涘。獨天文算學。毫無所知。雖恆星五緯。亦不認識。一恥也。每作一事。治一業。輒有始無終。二恥也。少時作字。不能臨摹一家之體。遂致屢變而無所成。遲鈍而不適於用。近歲在軍。因作字太鈍。廢閣殊多。三恥也。爾若爲克家之子。當思雪此三恥。推步算學。縱難通曉。恆星五緯。觀認尚易。家中言天文之書。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。及五禮通考中所輯觀象授時一種。每夜認明恆星二三座。不過數月。可畢識矣。凡作一事。無論大小難易。皆宜有始有終。作字時先求圓勻。次求敏捷。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。少或七八千。愈多愈熟。則手腕毫不費力。將來以之爲學。則手銘羣書。以之從政。則案無留牘。無窮受用。皆從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。三者皆足以彌吾之缺憾矣。

今年初次下場。或中或不中。無甚關係。榜後即當看詩經注疏。以後窮經讀史二者迭進。國朝大儒。如顧闡江戴段王。數先生之書。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。光陰難得。一刻千金。以後寫安稟來營。不妨將胸中所見。簡編所得。馳騁議論。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。不宜太寥寥。此諭。(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)

諭紀澤(治經學賦習字之法)

字諭紀澤。十月十一日接爾安稟。內附隸字一冊。廿四日接澄叔信。內附隸臨元教碑一冊。王五及各長夫來具述家中瑣事甚詳。爾信內言讀詩注疏之法。比之前一信已有長進。凡漢人傳注唐人之疏。其惡處在確守故訓。失之穿鑿。其好處在確守故訓。不參私見。釋「謂」爲「勤」。尙不數見。釋「言」爲「我」。處處皆然。蓋亦十口相傳之詰。而不復顧文字之不安。如伐木爲文王與友人入山。鴛鴦爲明王交於萬物。與爾所疑螽斯章解。同穿鑿。朱子集傳。一掃舊障。專在涵泳神味。虛而與之委蛇。然如鄭風諸什。注疏以爲皆刺忽者。固非。朱子以爲

皆溼奔者。亦未必是。

爾治經之時。無論看注疏。看朱傳。總宜虛心求之。其愜意者。則以硃筆識出。其懷疑者。則以另冊寫一小條。或多爲辯論。或僅著數字。將來疑者漸晰。又記於此條之下。久久漸成卷帙。則自然日進。高郵王懷祖先生。父子經學。爲本朝之冠。皆自劄記得來。吾雖不及懷祖先生。而望爾爲伯申氏甚切也。

爾問時藝可否暫置。抑或他有所學。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。可以適今者。莫如作賦。漢魏六朝之賦。名篇鉅製。且載於文選。余嘗以西征燕城。及恨別等賦示爾矣。其小品賦。則有古賦識小錄。律賦。則有本朝吳穀人顧耕石隙秋舫諸家。爾若學賦。可於每三八日作一篇。大賦或數千字。小賦或僅數十字。或對或不對。均無不可。此事比之八股文略有意趣。不知爾性與之相近否。

爾所臨隸書孔廟碑。筆太拘束。不甚鬆活。想係執筆太近毫之故。以後須執於管頂。余以執筆太低。終身吃虧。故教爾趁早改之。元教碑墨氣甚好。可喜可喜。郭二姻叔嫌左肩太俯。右肩太聳。吳子序年伯欲帶歸示其子弟。爾字姿於草書尤相宜。以後專習真草二種。篆隸置之可也。四體並習。恐將來不能一工。

余癬疾近日大愈。目光平平如故。營中各勇夫。病者十分已好六七。惟尙未復元。不能拔營進剿。良深焦灼。聞甲五目疾十愈八九。忻慰之至。爾爲下輩之長。須常常存個樂育諸弟之念。君子之道。莫大乎與人爲善。况兄弟乎。臨二昆八係親表兄弟。爾須與之互相勸勉。爾有所知者。常常與之講論。則彼此並進矣。此諭。(咸豐八年十月廿五日)

諭紀澤(研究天文學)

字諭紀澤。二十五日寄一信。言讀詩經注疏之法。二十七日縣城二勇至。接爾十一日安稟。具悉一切。爾看天文。認得恆星數十座。甚慰甚慰。前信言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二十卷。內恆星圖最爲明晰。曾繙閱否。國朝大儒。於天文歷數之學。講求精熟。度越前古。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諸老。皆稱絕學。然皆不講占驗。但

講推步占驗者。觀星象雲氣以卜吉凶。史記天官書。漢書天文志是也。推步者。測七政行度。以定授時。史記律書。漢書律歷志是也。秦味經先生之觀象授時。簡而得要。心壺既肯究心此事。可借此書與之閱看。五禮通考內有之。皇清經解內亦有之。若爾與心壺二人略窺二者之端緒。則足以補余之缺憾矣。(咸豐八年十二月廿九日)

諭紀澤(宜繙閱校經書籍)

字諭紀澤。初一日接爾十二日一稟。得知四宅平安。爾將有長沙之行。想此時又歸也。少庚早世。賀家氣象日以凋耗。爾當常常寄信與爾岳母。以慰其意。每年至長沙。須走一二次。以解其憂。耦庚先生學問文章。卓絕流輩。居官亦愷惻慈祥。而家運若此。是真不可解。爾輓聯尙穩妥。

詩經字不同者。余忘之。凡經文板本不合者。沅氏校勘記最詳。凡引經不合者。段氏撰異最詳。爾繙而校對之。則疑者明矣。(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)

諭紀澤(宜先看胡刻文選)

字諭紀澤。日來接爾兩稟。知爾左傳注疏。將次看完。三禮注疏。非將江慎修禮書綱目識得大段。則注疏亦難領會。爾可暫緩。即公穀亦可緩看。爾明春將胡刻文選細看一徧。一則含英咀華。可醫爾筆下枯澀之弊。一則吾熟讀此書。可常常教爾也。

沅叔及寅皆先生。望爾作四書文。極爲勤懇。余念爾庚申辛酉兩下科場。文章亦不可太醜。惹人笑話。爾自明年正月起。每月作四書文三篇。俱由家信內封寄營中。此外或作得詩賦論策。亦即寄呈。

寫字之中鋒者。用筆尖著紙。古人謂之蹲鋒。如獅蹲虎蹲大蹲之類。偏鋒者。用筆毫之腹著紙。不倒於左。則倒於右。當將倒未倒之際一提。筆則成蹲鋒。是用偏鋒者。亦有中鋒時也。此諭。(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)

諭紀澤(宜勉盡愛敬之道)

字諭紀澤。聞爾至長沙。已逾月餘。而無稟來營。何也。少庚卦信百餘件。聞皆爾親筆寫之。何不發刻。或倩人幫寫。

非謂爾宜自惜精力。蓋以少庚年未三十。情有等差。禮有隆殺。則精力亦不宜過竭耳。近想已歸家度歲。今年家中因溫甫叔之變。氣象較之往年。迥不相同。余因去年在家。爭辦細事。與鄉里鄙人無異。至今抱憾。故雖在外。亦惻然寡憇。爾當體我此意。於叔祖各叔父母前。盡些愛敬之心。常存休戚一體之念。無懷彼此歧視之見。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。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。日處日親。愈久愈敬。若使宗族鄉黨。皆曰紀澤之量。大於其父之量。則余欣然矣。

余邇有信教爾學作賦。爾復稟並未提及。又有信言「涵養」二字。爾復稟亦未之及。嗣後我信中所論之事。爾宜一一稟復。余於本朝大儒。自顧亭林之外。最好高郵王氏之學。王安國以鼎甲官至尚書。謚文肅。正色立朝。生懷祖先生。念孫經學精卓。生王引之。復以鼎甲官尚書。謚文簡。三代皆好學深思。有漢韋氏唐顏氏之風。余自憾學問無成。有愧王文肅公遠甚。而望爾輩爲懷祖先生。爲伯申氏。則夢寐之際。未嘗須臾忘也。懷祖先生所著廣雅疏證。讀書雜誌。家中無之。伯申氏所著經義述聞。經傳釋詞。皇清經解內。有之。爾可試取一閱。其不知者。寫信來問。本朝窮經者。皆精小學。大約不出段王兩家之範圍耳。(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)

諭紀澤(寫字之法)

字諭紀澤。三月初二日接爾二月廿日安稟。得知一切。內有賀丹麓先生墓志。字勢流美。天骨開張。覽之忻慰。惟間架間有太鬆之處。尙當加功。大抵寫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。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蹟。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。此二者皆決不可易之理。小兒寫影本。肯用心者。不過數月。必與其摹本字相肖。吾自三十時已解古人用筆之意。只爲欠却間架工夫。便爾作字不成體段。生平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爐。亦爲間架欠工夫。有志莫遂。爾以後當從間架用一番苦功。每日用油紙摹帖。或百字。或二百字。不過數月。間架與古人逼肖。而不自覺。能合柳趙爲一。此吾之素願也。不能。則隨爾自擇一家。但不可見異思遷耳。

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間架。即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間架。詩經造句之法。無一句無所本。左傳之文。多現成句調。

揚子雲爲漢代文宗。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。方言摹爾雅。十二箴摹虞箴。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。甘泉賦摹大人賦。劇葬美新摹封禪文。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。幾於無篇不摹。即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。亦皆有所摹擬。以成體段。爾以後作文作詩賦。均宜心有摹仿。而後間架可立。其收效較速。其取徑較便。

前信教爾暫不必看經義述聞。今爾此信言業看三本。如看得有些滋味。即一直看下去。不爲或作或輟。亦是好事。惟周禮儀禮大戴禮公穀爾雅國語太歲考等卷。爾向來未讀過正文者。則王氏述聞亦暫可不觀也。爾思來營省覲。甚好。余亦思爾來一見。婚期既定五月廿六日。三四月間自不能來。或七月晉省鄉試。八月底來營省覲亦可。身體雖弱。處多難之世。若能風霜磨鍊。苦心勞神。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。沅甫叔向最羸弱。近日治軍。反得壯健。亦其證也。(咸豐九年三月初二日)

諭紀澤(書法之派別)

字諭紀澤兒。廿二日接爾稟並書譜敍。以示李少荃次青許仙屏等。皆極贊美云。「爾鈎聯頓挫。純用孫過庭草法。而間架純用趙法。柔中寓剛。綿裏藏鋏。動合自然」等語。余聽之。亦欣慰也。趙文敏集古今之大成。於初唐四家內師虞永興。而參以鍾紹京。因此以上窺二王。下法山谷。此一徑也。於中唐師李北海。而參以顏魯公徐季海之沉著。此一徑也。於晚唐師蘇靈芝。此又一徑也。由虞永興以溯二王。及晉六朝諸賢。世所稱南派者也。由李北海以溯歐褚。及魏北齊諸賢。世所稱北派者也。

爾欲學書。須窺尋二派之所以分。南派以神韻勝。北派以魄力勝。宋四家蘇黃近於南派。米蔡近於北派。趙子昂欲合二派而匯爲一。爾從趙法入門。將來或趨南派。或趨北派。皆可不迷於所往。我先大夫竹亭公。少學趙書。秀骨天成。我兄弟五人。於字皆下苦功。沅叔天分尤高。爾若能光大先業。甚望甚望。

制藝一道。亦須認真用功。鄧瀛師名手也。爾作文在家。有鄧師批改。付營次有次青批改。此極難得。千萬莫錯過。

了。付回趙書楚國夫人碑。可分送汪易葛三先生及二外甥暨爾諸堂兄弟。又舊宣紙手卷新宣紙橫幅爾可學書譜。請徐柳臣一看此囑。(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)

論紀澤(讀書宜知所選擇)

字諭紀澤。前次於諸叔父信中復示爾所問各書帖之目。鄉間苦於無書。然爾生今日吾家之書業已百倍於道光中年矣。買書不可不多。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。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。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。曰易。曰書。曰詩。曰春秋左傳。曰莊子。曰離騷。曰史記。曰相如子雲。柳子厚自述其所得。正者曰易。曰書。曰詩。曰禮。曰春秋。旁者曰穀梁。曰孟荀。曰老莊。曰國語。曰離騷。曰史記。二公所讀之書皆不甚多。

本朝善讀古書者。余最好高郵王氏父子。曾爲爾屢言之矣。今觀懷祖先生讀書雜志中所考訂之書。曰逸周書。曰戰國策。曰史記。曰漢書。曰管子。曰晏子。曰墨子。曰荀子。曰淮南子。曰後漢書。曰老莊。曰呂氏春秋。曰韓非子。曰楊子。曰楚辭。曰文選。凡十六種。又別注廣雅疏證一種。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中所考訂之書。曰易。曰書。曰詩。曰周官。曰禮儀。曰大戴禮。曰禮記。曰左傳。曰國語。曰公羊。曰穀梁。曰爾雅。凡十二種。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見。然亦不滿三十種也。

余於四書五經以外。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。好之十餘年。惜不能熟讀精攻。又好通鑑文選。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。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。共不過十餘種。早歲篤志爲學。恆思將此十餘書貫穿精通。略作劄記。仿顧亭林王懷祖之法。今年齒衰老。時事日艱。所志不克成就。中夜思之。每自悔愧。澤兒若能成吾之志。將四書五經。及余所好之八種。一一熟讀而深思之。略作劄記。以志所得。以著所疑。則余歡欣快慰。夜得甘寢。此外別無所求矣。

至王氏父子所考訂之書二十八種。凡家中所無者。爾可開一單來。余當一一購得寄回。學問之途。自漢至唐。風氣略同。自宋至明。風氣略同。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。其尤著者。不過閻百詩戴東原江慎修錢辛楣秦味經段懋

堂王懷祖數人。而風會所扇。羣彥雲興。爾有志讀書。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。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。凡有所見所聞。隨時稟知。余隨時諭答。較之當面問答。更易長進也。(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)

諭紀澤(宜分類手鈔體面話頭)

字諭紀澤。爾作時文。宜先講詞藻。欲求詞藻富麗。不可不分類鈔撮體面話頭。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吳穀人。皆有手鈔詞藻小本。此衆人所共知者。阮文達公爲學政時。搜出生童夾帶。必自加細閱。如係親手所鈔。略有條理者。即予進學。如係請人所鈔。概錄陳文者。照例罪斥。阮公一代閑儒。則知文人不可無手鈔夾帶小本矣。昌黎之記事提要。纂言鈎元。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。

爾去年鄉試之文。太無詞藻。幾不能敷衍成篇。此時下手工夫。以分類手鈔詞藻爲第一義。爾此次復信。即將所分之類。開列目錄。附稟寄來。分大綱子目。如倫記類爲大綱。君臣父子兄弟爲子目。王道類爲大綱。則井田學校爲子目。此外各門可以類推。爾曾看過說文經義述聞。二書中可鈔者多。此外如江慎修之類腋。及子史精華淵鑑類函。則可鈔者尤多矣。爾試爲之。此科名之要道。亦即學問之捷徑也。此諭。(咸豐九年五月初四日)

諭紀澤(尙書之真僞)

字諭紀澤。接二十九三十號兩稟。得悉書經注疏已看畢。書經注疏頗庸陋。不如詩經之該博。我朝儒者如閻百詩姚姬傳諸公。皆辨別尙書之僞。孔安國之傳。亦僞作也。蓋秦燔書後。漢代伏生所傳。歌陽及大小夏侯所習。皆僅二十八篇。所謂今文尙書者也。厥後孔安國家有古文尙書。多十餘篇。遭巫蠱之事。未得立於學官。不傳於世。厥後張霸有尙書百兩篇。亦不傳於世。後漢賈逵馬鄭作古文尙書注解。亦不傳於世。至東晉梅頤始獻古文尙書。並孔安國傳。自六朝唐宋以來。承之即今通行之本也。自吳才老及朱子梅鼎祚歸震川。皆疑其僞。至閻百詩遂專著一書。以痛辨之。名曰疏證。自是辨之者數十家。人人皆稱僞古文。僞孔氏也。日知錄中略著其源委。王西莊孫淵如江艮庭三家。皆詳言之。此亦六經中一大案。不可不知也。